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三十九回 染果毒來順兒結果 成家室石漱姐還家

卻說湘蓮去後，藕香便喚內總管張壽家的進來吩咐了，自己便往惜紅軒作曲子去。這裡張壽家的領命出來和張壽來講。張壽正忙著派人去追租，聽了這話道：「我沒空兒，你喊小喜子，往對門和來順兒講去。」張壽家的便回出來，找著小喜子道：「你去對門繡舖子裡追去，說定的貨已誤了期，裡頭問過了，說明兒再沒有可不穩便呢。」小喜答應了，便跑出府門到對門蔣阿喜的舖子裡來，見櫃上站滿了買客，阿喜和幾個伙計忙著拿這樣拿那樣的。見帳桌上坐著一人，認得是石時的管家許升，許升見是小喜子，便招呼他進來坐，小喜子見他忙著，便不進去，只隨口問聲兒道：「來順哥敢在內房麼？」許升道：「是呢。」小喜子便一直打店堂裡走進去到帳房門口。一抬頭見貼著一張告白，寫道：「帳房為銀錢重地，自宜謹慎，昨已被竊，日後不論何人，不奉呼喚不許擅入。」小喜子看了便住了步，心裡暗暗好笑。原來，來順兒因帳房人多，不能和園園著手，他想出法子來，自己藏過了幾兩銀子，只說失了的，出這告白，便不許人進來了。他抽空兒好放膽子干他的把戲，卻把那失了的錢還冤著阿喜。阿喜便打作兒起，賭氣不進帳房去。這且不表。且說小喜子，一手掀起門簾，一腳踏進房去，見帳桌上沒人，到裡房門口見也垂著門簾，走進去見牀上垂著帳子。來順兒在牀裡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小喜子道：「我呢。」來順兒厲聲道：「什麼事。」小喜子嗤的一笑道：「好罷，我跟前也使這副架子來。」來順兒掀開一線帳門，一看見是小喜子，也自己好笑起來。忙跳下地來道：「你什麼事，怎麼好多天沒見你一個影兒。」小喜子把來追定貨的話講了。因問道：「你怎麼大白晝裡睡著？」來順兒說有病怕風。小喜子也不多講，略坐了坐便去了，哪裡知道，來順兒牀裡卻藏著個園園。這會來順兒見小喜子去了，便回身把園園的臉兒捧來親個嘴道：「好嗎，他沒看見，可信我的話嗎。」園園笑罵了一聲。來順兒道：「可再來麼。」園園嗤的一笑，打了他一下，料想此時外面生意熱鬧，沒人進來報帳，兩人便接著睡了會。醒來園園怕人看見，便先起來，悄悄進去了。這裡來順兒醒來，見園園已去，只覺小便急的狠，便走下地來到天井裡去，立了半晌只淋了一兩點，痛的了不得，因不好對人講得，便隱忍著依舊幫著阿喜乾正經事去。次日把秦府的定貨都送了去，又把葉府的定貨打了包子。園園因受了軟玉和寶寶的惠沒處報效，這會子便繡了兩件襖兒送軟玉，又十副半金繡腳和四件小襖子送寶寶，也打了包子叫人一總送了去，偷空兒又和來順兒親熱了一回，到臨了的時候，順兒痛的要死也泄不出來，痛了一夜。次日是大年三十，晚間分歲，又吃了點雞，便不對了。兆貴知道，忙喊回家去醫治，因染毒太重，又加不早調理，醫生都滿口回復說不相干。兆貴急了，求金有聲來給他瞧瞧，金有聲也說有些棘手，因兆貴央著他，只得替他盡心醫治。到了正月十幾上，來順兒病的更凶了，瘡已潰爛。兆貴急的了不得，問他只說別處過來的，兆貴也沒得說，只替他好好調治著，又因府裡秦瓊要娶親了，他便格外忙亂。到元宵那日，正是府裡的喜日，一大早起來想到府聽差去，可巧來順一時三刻心痛起來死了。兆貴哭了一會，只得向府裡請了假，來給他成殮棺槨不表。且說這日，秦府府裡熱鬧非常，一切舉動也不必細表。直打第一日起，鬧了半個月才清淨些。秦文和袁夫人見新婦人物既好，筆墨又佳，自是歡喜。那秦瓊更加興頭，天天如膠似漆的黏在石漱芳身邊，兩口子你恩我愛，一刻不離。後來漱芳漸漸試出秦瓊的脾胃兒，原來是個沒用的東西，一點兒心思也沒有，暗暗有些不合起來。到了將要滿月，石漱芳要歸寧去，秦瓊捨不得他，只不許他回去。石漱芳見他說出不許兩字，暗暗好氣，還是那幾個陪房的大丫頭萬兒、翠兒等，都說這也大禮，便咱們小姐也做不得主。秦瓊一味子胡鬧，漱芳卻忍不住道：「我又不是賣在你家的，便不許我家去。」秦瓊道：「你可知道你太太把你這人給了我，這人便是我的了，我愛哪樣你就該順著我。」漱芳不理他，秦瓊又和袁夫人講去。袁夫人也說是大禮，這不能教人議論的。秦瓊沒了法，回來又和漱芳尋事取鬧，漱芳又不好惱他，置之不理罷了。一會兒秦瓊又哼丫頭罵婆子起來，石漱芳聽不得，一口氣便自睡了。奉瓊賭氣不睡，石漱芳便氣的嗚嗚咽咽的哭了。秦瓊見他哭了，心裡軟了下來，卻又不肯叫他看輕，便不去撫惜他。漱芳見他沒一點兒憐惜的心腸，益發傷心起來，秦瓊才忍不住，過來勸他，見漱芳眼圈兒都紅了，秦瓊便拿帕子替他拭淚。漱芳一手抹開了，不要他揩，鑽進被窩裡去，秦瓊見這樣，便脫了衣服要進去，漱芳把被裹得死緊的不放他睡，秦瓊央告了一會，漱芳只不理他。秦瓊做出苦惱的聲音道：「那我便凍死罷。」說著真個把棉襖子脫了躺在褥子上，一聲不言語的聽凍。漱芳見他這樣，終究是女兒家心軟，便放鬆了，順手替他蓋上被。秦瓊嗤的一笑，一頭兒鑽在漱芳懷裡道：「我便凍死罷，你還要我什麼。」漱芳不語，秦瓊又去摟他。漱芳恨道：「動不動便這樣，我可要發惱的呢。」秦瓊笑道：「好姐姐你明兒不回去，我便好好的睡。不啊，你明兒回去了我還和誰親熱去呢。」漱芳不語，只合著眼裝睡。秦瓊又央告了一會，兩口子才親親蜜蜜交頸睡了。次日漱芳大早便悄悄的起來了，秦瓊一惚醒來，見枕邊沒人，掀開帳子一看，見漱芳梳洗已畢，秦瓊咕嘟了許多，漱芳走過來笑了一笑道：「一個人也要盡個人情，昨兒我和你講了，怎麼又變起卦來。」秦瓊一手扯住他臉對臉兒道：「一個女兒家怎麼沒一點兒情，大清早便拋人冷清清睡著，這是怎麼說。」漱芳笑道：「有什麼說橫豎我家去了，你又可來。」秦瓊道：「我來可有什麼好處兒。」漱芳拿指尖兒羞他的臉道：「這話虧你不可臊死了人。」秦瓊嗤嗤的笑，見他臉兒上的粉撲的薄薄的，嘴唇兒上的胭脂點得紅紅的，便捧過來聞個香，漱芳啐了一口，秦瓊又要親他的嘴兒，漱芳躲避著。秦瓊定要親他的，漱芳聽有人腳步聲進來，忙道有人來了，秦瓊看時卻是翠兒進來了。漱芳因問太太可在上房裡，翠兒道：「剛起來呢。」漱芳便換了官裝，穿戴好了。秦瓊見他要去了。又氣起來罵翠兒催的凶。漱芳又和他講了許多好話，秦瓊才忍著心痛放他走了。漱芳便先到東正院向秦文袁夫人兩位拜辭了，又到南正院辭柳夫人。見藕香、麗雲和婉香寶珠寶兒，都一一告了失陪；一行人便都送出來，看漱芳上轎出去才回轉來。後面七八個老婆子，四個陪房丫頭，都穿堂上了轎，小廝跨了馬出去。這裡秦府家人壓著十六積食籬跟了，送去到石府大廳。漱芳下轎，早有許多大丫頭迎上來。漱芳參過了家廟，才進去請他母親金氏的安。石時因要會試去，在家整頓行李，此刻知道漱芳回來了，忙進來問姐姐的好，大家歡聚了一會，金氏少不得問長問短的問個不了，漱芳一一的講了，又說帶去的銀子少了險些兒，不夠賞，還是壓箱銀子拿出來用的。金氏因道：「那邊府裡排場也太大點兒，前兒我上門去，回來算算，賞封竟去了四百多呢。你哥哥於前兒說我不信，到這會子才信呢。那邊府裡光景，一天的用度也不小，你舅舅說一天總得一二百開銷，可真的嗎？」漱芳道：「這個我也不清楚，咱們各房裡每月多有五十兩，一房的月規，丫頭們是分三等的，大丫頭每月十五兩，小丫頭每月十二兩，下等打雜的丫頭每月八兩，老婆子們也是八兩，咱們帶去這些婆子丫頭小廝卻都是十五兩一個的。」金氏聽說，頗覺歡喜。到午間，把秦府送來的八桌席，賞了丫頭們兩桌，老婆子兩桌，管家小廝門三桌，自己用了一桌。那八打食籬內都是海味桶子，便發往廚房裡逐日做菜去。飯後沒事，卻好金有聲的女兒金菊農和陸蓮史的女兒陸瑣琴、白劍秋妹子白素秋三個都來，自漱芳出閣後彼此都沒會過，這會子見了，都歡喜的了不得。金氏便吩咐廚房裡備了一桌盛宴相待，暢聚了一會，晚間各家來接，金氏卻留住了不放走，漱芳也要和他們聚聚，便都打發轎班回去。三位小姐也都很願意，菊農便說要和漱芳同睡，素琴也說要一牀兒睡，瑣琴也不肯獨自睡去。金氏因笑道：「我這邊院子空著，我知道你們都不愛和我睡，他院子裡已給你們一房兒鋪下了兩間榻子了，面對面可不和一牀兒一樣。」四人多笑說回來再瞧。坐談一會，金氏便叫丫頭們打點送往間壁院子裡去。三人到了漱芳房裡，見兩對面榻上已鋪下了兩個被筒兒，漱芳回笑道：「可惜我這牀小，不夠睡得三個人，後來不要說我冷淡了誰了。倒不如給我安安穩穩的兩牀兒睡罷，到省的拈酸兒。」素秋嗤的一笑道：「才有了姐夫，便知道拈酸兒，我問你，你敢和誰拈酸兒過來，還是誰和你拈酸兒過了。」漱芳紅了臉笑道：「和我拈酸兒的便是你。」素秋笑道：「臊死人了，你給姐夫討便宜他又不知道，何苦來費心費血的想出這句話來。」菊農笑道：「這個我不問你，我只問你，還是我們和你好的，還是姐夫和你好的好？」漱芳笑道：「好好了，有什麼好的好，好的不好。」瑣琴也笑起來。菊農笑道：「好有幾種好法，各是不同，你總要對我下一個斷語。」漱芳笑道：「你和我我是從小親愛的，他哪裡能到這樣。」菊農笑道：「你那個他，難道不親你愛你嗎？」大家都笑起來。漱芳要擰他的嘴，菊農告饒了才罷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莫道女兒拘束苦，背人一樣說風流。